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翟廷璧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郊禮議嘉靖九年

夏言

臣於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畧開陳奉有諭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

紛糅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辯韜之失言臣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

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石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子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益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朱子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

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宫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其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祀郊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

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葢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

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昌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為敵矣乃不

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

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説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二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

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瀆不可以恭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為不可

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録固太祖之著典
為可遵也且背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
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
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
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
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
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

變文武之舊也况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
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
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既而曰
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夫律有姦
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
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
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為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
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前哲王令

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毁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至於毁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攷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説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

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為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韜懼也臣何

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詆天官冡宰篇為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冡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冡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

莽始夫莽既偽為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之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蘓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

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龔王莽潰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鞱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鞱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閲鞱奏正

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况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太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

工必能克去已私仰體聖明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刋定之典備載存心録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胞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太祖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

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為獻乞再下臣章敕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攷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志以光復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

疏入得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並此本詳看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

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嘉靖九年　　楊爵

臣於嘉靖九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即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於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於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牽婦子將蝗

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為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顑悴雖甚可哀而死於道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於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并陘縣一日而縣官

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闕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猶曰可為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

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為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謂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於此乎左右諫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

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為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即所以憂國治民即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息臣知陛下鋭志太平而欲為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饑

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

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

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

母向之枵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

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揺而轉

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

平之福聖子神孫纘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

慄儆惕恐懼之至　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　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為幽冀人習悍强且容居畿内實為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之地也曩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名民為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

凡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冐叨糧賞遇利則先
趨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為平居無事
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有年
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
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為鄉長俾其各相聯
屬自為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名令而試藝勇量給犒
勞即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
冑鎧器械該部各豫儲給庶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

潛消窺伺矣一練外兵以為羽翼山東徳州武定山西陜西潼闗等衛設為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强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逺而久不簡稽重以世冑誅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徳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廵按官閲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内豫潛消外憂

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強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以提督直隷民兵著實清查挑選過有緩急行移提督衙門調用可一呼而集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防制邊人以需調用直隷保定等衛有來自邊外之人其驍勇悍強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

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設立紀綱嚴飭武備以攝其攜貳反側之心合行巡撫督令兵備一體鈐束毎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覩武藝而犒勞之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釁也一區畫屯丁以防敵患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舍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無所賴藉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再行查勘種

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别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内官為起蓋房屋安插居住不許任意呈散令其無事則聚衆耕收敵至則登陴拒戰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以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敵不得乗虛而突入矣一經畧邊關以防黠敵看得居庸紫荆等處皆隣邊阨塞之地地方廣闊或限於廵閲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苦於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邊官軍闇於利害徑自潛回將

來亡可深憂若使各邊巡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邊關城墻如有頹塌即加增繕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勵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闒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氣稟粗豪或至於踈弛而不檢一發

地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為未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聚冦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兵政不修殃民召冦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遜嬾疑營幹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

莫除盜賊滋蔓况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餓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閒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隠禍深為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㢘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閲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逓設鑼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職以固藩維馬一專内治以杜釁端兩廣雲貴在禹貢

荒服之外山箐險阻猺獞羅僰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戮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為軍儲秪足以飽用事邊臣谿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

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收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邊方弊正坐此宜申敕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　疏入

帝從之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為遵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

覩嘉靖六年八月内皇上敕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共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益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

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諉避事等項實蹟取其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攷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

前後命仍備呈都察院攷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礙劄仰刻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令攷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攷察除犯該贓犯據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筭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

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攷其修否以别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厲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命下咨行各廵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廵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聖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開坐謹題請旨一除革姦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

藝之供糧長若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姦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采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姦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姦弊發露即當

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姦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攷察職業修否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於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枉無愬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

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虚心推理縁情求實但有枉抑勿問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睬無寃民田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寃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竊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廵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繫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髙下立心行事曾有

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恭便以為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薫蕕同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姦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察政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銜可為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

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為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含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

有等公謹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繫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至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比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内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贖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内務要

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已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攷察其有邊疆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

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擾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静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送迎候以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

能開誠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

不行廵按所允者廵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廵撫者廵按則惡之答應廵按者廵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廵撫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秉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廵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廵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内臺奉勑廵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

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

巡按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改以不

謹憲體奏請降調

疏入得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議務要著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為由誣害平民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瞿廷璧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浥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廷奇

臣謹題為議處年久浥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宣府前衛申據本衛豫備倉委官現監鎮撫劉鎮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麤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廒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踏躧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晝夜憂慮

性命猶輕錢糧為重地氣濕浥米粒日漸蟲飡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到臣行間續據宣府左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楊欽現任千戶竺雄等名下現在粗細糧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零宣府右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尹鸞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粗細糧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零興和守禦千戶所申開豫備倉委官百戶李雄等名下現在粗細糧三千五十石七斗有零亦

各稱年久日有壞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絲銀一兩糴粟米八斗又據軍人郭驢兒等亦稟稱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養贍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浥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于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委將浥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為太高軍士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于養贍有所不足

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于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將前項倉糧借支給于本城軍士作為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于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于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錢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銜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

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為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于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諫討安南疏 嘉靖十五年

唐冑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

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無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今紛更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

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得數十群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令雖兵亂尚累累奉表戕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貯數十萬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

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虜日强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方顧殷更啟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于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

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疏下兵部請從其議帝不納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嘉靖十六年　韓廷奇

謹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隘可據得人以守敵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為隣則漫然平曠敵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

兵為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于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為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

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其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于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為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

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覩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敢攻挖城堡今則整備鍬钁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操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

令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等聞之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令大同之兵既不能為三關屏蔽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于細

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敵且生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敵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强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彙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為可乘者也敵若狃于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為甚便臣等嘗察中外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中外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于險外以為

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守于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

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荊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敵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國家設險禦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為敵若妄生他志圖入國中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

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于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于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

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畧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待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

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遥為之壯矣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宣大偏關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羣議覆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焉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昭典禮疏 嘉靖十六年

唐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

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襃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貽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可歎以方之言感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命立功臣廟于雞鳴

山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壼蔣子文等廟後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俱現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為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

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葢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于副將巳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禆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經勤苦今勲績尤著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禄各二千五百石葢廟之定祀至是巳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葢各

以其地言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録俱不載英惟黄金開國功臣録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録而英亦預盖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預盖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

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廟爾祖從享祭于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當龍虎風雲之會篤山河帶礪之盟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至今貽垂青史然皆託褒揚于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酬報尤重故

品別尤精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啟口也哉伏願皇上于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足為史籍之光矣　疏入帝不納

諫征安南疏 嘉靖十六年　張岳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

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為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陛下不欲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國王黎暭為逆臣陳暠所弒國人立暭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弟黎㦂相之既又弒㦂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敢阻兵據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

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然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乗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夷

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厮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獞狑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耳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弓刀手連年疲于征調内懷離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返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狑獠乘虚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

工役府州縣但係于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敫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措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為大言爾蓋深于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

諛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梁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葢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為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為民命愛惜審酌輕重于當用兵之中求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曁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

宜嚮應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之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為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揺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詳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敕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待安南亂定奏請定奪此于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

靈得免于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義當擐甲執戈率先所部以死効命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眛為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天下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嘉靖二十年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

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幾無隱而不飭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疾之極内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

誤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

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以災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于其間積漸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

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恵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引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

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于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深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廵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特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葢望一豆羮簞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今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

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蹶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為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危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功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甞

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益已心得之
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
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
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
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
不歡慶況春氣漸和人心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一
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

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顔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

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厦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

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冐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强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

言葢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

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

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天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日强而彌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奏入帝震

怒下詔獄搒掠幾斃

劾嚴嵩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永明

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曰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劣無所裨補以仰答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豈惟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滔天之惡逾于四凶仰賴聖明昭鑒窮治其罪讙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

明威之震曜加雷霆也天下幸甚然武人獷悍允悖由來久矣若夫搢紳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顧有陽效恭順陰肆矯誣為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也竊照禮部尚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勛陰相交納大肆奸欺密請造以為歡締聲勢以為固至如亙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剋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蠹兵政以生戎心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縱妻赴

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勗誠表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勗者不能逐之已為罪矣況親暱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交苟非公義之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援此以責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勗其居甚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秘難知若其咆哮恣横驁

逆貪饕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于虐焰方熾之時而顧言之于蹤跡既敗之後附其勢以為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為功此尤見其險詐陰賊反覆無恒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子弗究于用何哉蓋憸險之夫習為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隂有賴焉者多以其悃

愊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辨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惟嵩與勛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臭味相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亟反之以歸于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于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昌遇嵩乃敢怙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

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速賜罷黜為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聿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南科已歴數月每憤諸臣深負工恩無以賛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奸以溷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為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于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為哉仰恃聖明敷瀝冐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程廷璧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劾李如圭張瓚疏 嘉靖二十一年　周怡

臣竊惟連年敵人侵逼更番迭入人皆知籌邊失策由總撫之臣失職不知邊臣失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所致不于根本圖之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于兵食兵食之根本莫重于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邊臣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

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戸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也當邊圉多事官兵所急需者惟在芻糧各鎮撫臣每有題請如圭漫不經心司官以職掌呈議方且悻目視之言邊鎮之事自有邊臣司之何預戸部動為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當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于急要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不忠如此將馬用之今山西屢遭兵革上廑聖心軫念生靈蠲免税糧又發内帑命大臣賑濟憂深慮切真痌瘝乃

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聞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如圭貪受賄賂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一錢共加銀二萬四千餘兩原價每石三錢五分尚且歲有逋欠無能追納河南撫臣因地方時勢之難奏請戶部宜圖經久之計今如圭竟不為調處臣見舊逋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人齎送銀萬餘如圭等乃為覆題及周府分派祿米每米

扣銀五分計銀一萬二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閧然不平訐呈廵撫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乃天潢一派帝室懿親禄米自有定數增減自有法例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以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攷前此何為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奏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于王室至親尚敢奸貪不法而況于其他耶且今日大功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帑藏已虚民力已困

凡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獻金銀以助萬一寧得于祿米定價更欲求加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罔思國計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沾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調度以給邊防之需乎如圭不罷欲求國計之充足決不可得也兵部尚書張瓚屢經論劾荷皇上姑留罔思報効凡遇都督總兵副条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取諸私囊大都借貸于巨室一得陞補即刻剝軍士

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不受一賂遴用智勇之將而為所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為危急之日雖舉用不次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尚何賴于瓚而任用之哉往者陜西奏徼倖之功本兵先蒙重賞廕子錦衣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寘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即今日山西被

兵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往來探聽以為緩急之備山西撫臣乃厚賞兵部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瓚等職掌本兵乃互為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瓚不罷欲留智勇忠義之將决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揚兵之

議有同兒戲夫團營之兵挑選精鋭内為王室干城之重衛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歳自立素負重望及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如前合令致仕以全晚節别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于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匪人充之何以信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罷黜

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　疏入

如圭還籍待勘瓚留如故天和致仕去

請敕責大臣不和疏　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内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自古及今未有卿輔大臣爭于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修内治禦外侮者也近者内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互相詆訐而大同總兵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

瑞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事誤國實甚臣請近驗之一身夫耳目手足必從心所欲而各效其職苟或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則于心志所欲曷由克副人君猶心志也内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議為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纔譖之釁長于外

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由今溯昔未之

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三十三年于兹矣初年求治之

銳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今陛下日

事齋醮而四方之災荒未能消也日求富國之計而府

庫未能充也日下寬大之詔而百姓未能蘇也日下選

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

勞心焦慮于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今

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敵人驕甚而九邊

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凡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答君心下以勵羣僚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籍寵靈徇已營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以事上而風下也哉夫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亦宜有真心直節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

宜依阿奉承一啟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招權攬勢陵逼百司使凡有陳乞疑畏者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于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瞿鑾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尚書許讚雖曰小心謹畏而不能以直氣正色豫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之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

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乗間抵隙互相黨比媒蘗啓釁非國之福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夫直言敢諫之臣于權貴雖不利于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罪之謫之臣恐自是之後雖有如檮杌驩虁無復言之者矣入秋以來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乎時既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駕遠馭之策臨敵調兵按伏對壘必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其不誤事敗謀也幾希

矣朝廷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使無不如意也今乃各自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從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豈為衛國禦侮計哉伏乞陛下明垂離照無惑近諭無忽遠圖戒輔臣無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無務依違以輕黜陟戒邊廷文武大臣無懷小忿以誤大事更望虛心聽納先務和德于上則大臣公忠為國各務和讓于下區區外侮有不足攘者矣　疏入帝大怒責其謗訕令對狀怡惶恐請罪

帝怒不解杖之闕下復錮于詔獄尋釋之

劾嚴嵩疏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伏見嘉靖二十一年八月陛下敕令禮部尚書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即論重位不宜任以匪人既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于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真以嵩為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等之言真為未是而不用耶蓋嵩之奔走于陛下左右有年矣其心術之奸回行檢之污穢人品之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

之忝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深圖報飭躬勵行嵩未必無人心耳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真若沈入苦海又云人泥往事臣以為嵩宜蚤夜以思上感殊遇下恥人言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少息人言之責望不宜積迷不悟就下不返長負國恩反雠公是卒自同于盧杞裴延齡之歸也陛下近又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

金錢愧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勤矣敏矣達矣抑未
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以
增聖明用人之光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
于此乃嵩自翟鑾卧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權于
票擬諭旨從違可否不禀聖裁竊為威福遂使待罪承
恩者車馬駢集于私門少不順附則播弄隨之近如王
堯封其為人不齒于士論人皆知之嵩乃力為援引誑
言陛下意欲用之覩約吏部尚書許讚至東閣傳示聖

意讚以未見的實尚遲推舉及奉明旨再推然後以堯封推上果蒙欽點一時羣臣驚愕以聖斷方切姑忍而未言以需後效茲南京科道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即封明旨王堯封照前旨不許推用綸音煥赫衆意豁然不意聖明之世嵩乃敢欺罔至此也夫陛下即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以為不敢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者乎嵩又嘗對人言即今翟鑾病久不出嘗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

兼之為難陛下稱以古昔周公亦祇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可也尚可揚揚誇詡以自侈大耶輔相之識莫大于進賢退不肖勸善懲惡以為朝廷樹風教貽典則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為急海内英豪不為乏人現任去任寧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于不知耶知則宜時聞于上出格推用為時解紓今未聞其退一賢舉一能是蔽賢也不知則宜急為訪求不當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

呼唱于内廷外懼而已也又如樊繼祖附勢媚竈惡跡
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霸州兵備副使王鳳
靈上下通同燒無數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
無存喪師僨軍仍以為利此誠盛世之賊臣使老死牖
下猶為逸罰乃令以傳奉起為工部尚書督採湖廣大
木此雖今日急務在廷在外未有無人奚必用罪人樊
繼祖耶嵩宜力為陛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爭朝廷
于大臣贈官贈謚為勸懲大典雖身後不少假也其歷

任雖久曾經論劾者不許濫請已故兵部尚書張瓚在任無一善狀屢被疏劾上負國恩下遺邊患明刑倖逸于生前顯𥙷宜行于歿後顧乃典禮加隆贈謚兼備又已故南京兵部侍郎吕枘未究厥施宜隆恩典乃奉明旨吕枘罷謚夫𥙷張瓚之官可以懲惡增吕枘之秩可以勸善嵩皆無一言則又將焉用此相臣為哉易曰履霜堅氷至言辨之不早辨也今聖明在上嵩豈敢有他志哉顧聖眷益隆而怙終益甚人言雖劇而遂非殊熾

伏願陛下簡重綸扉甄別淑慝則內外臣僚無不欽帝

天之神察矣　疏入帝不納

旱災陳言疏　嘉靖二十三年　張永明

臣竊惟古昔盛治之世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為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待民飢莩流離而後議之則既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為五事伏乞敕下該衙門詳議可否上請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甚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官者為民而立者也兹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為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何所逃罪哉照得南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雒邑第留都既與各省不同各衙門俱于撫按無屬事權不一力敵勢分又有府廠內臣公侯勲貴均受有地方之寄者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

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晏席太豐儀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修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查議修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于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貽患播惡殆不止于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污酷虐罷輭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敕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

事例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于天下而江南民困甚于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征銀在官謂有書冊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闕文之冒濫船陸夫馬之繹騷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常制推剝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

則挨匿欺隱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廑部使催督愈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内府各監局并工部匠役有内府各庫藏并外閞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于多門經用若于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于事情之僻遠獘蠹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為疏滌興革竊恐江

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户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户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昧以為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舊制剗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臣也臣等不勝惓惓三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

之路蘇軾曰熈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備之豫其猶庶幾乎臣等攷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詳詢屬縣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廪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為備抃之所以為善也乞敕戶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豫備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

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誤事庶有及時之
益然今災旱地方闊遠兼以江南屢歲未豊舊儲匱乏
非仰賴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
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查勘議擬題請外照得南
京城坊之民尤為四方根本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
查將堪動倉糧量行官糶一二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
糴買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
其糶本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舊穀

且盡民歉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請施行至于煮粥救急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敕所司詳擇酌議施行四曰責任撫臣竊照江南應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蘖芽易生而直隸地方無布按二司之統轄無分巡分守之專寄所賴以撫治者廵撫都御史也查得景泰年間廵撫侍郎李敏以撫内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廵督

理其後兼為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雖稚志有為乍到地方咨詢未悉廹其諳習則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廵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為新法然事不法故條領煩多民不安習後任撫臣屢嘗通便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底畫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為奸今照廵撫都御史丁汝夔新任未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當兹旱災似宜久于委任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輔臣熊槩

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敕吏部查照近年題準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掄擢者疏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紓之則攘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之則賊盜行矣是不可以不早計也乞敕

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奸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搶攘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為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奏奪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奸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曽銑

臣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内治修而遠人服顧邊隅告警敵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逼榆林内地傷殘遠邇驚懼夫敵人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敵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于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地方三代以來悉隷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為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太業成祖文皇帝威

加海内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寧謐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諉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濟農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逼宣

大三關入套則擾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皇上也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不緩急葢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邁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

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
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
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
短者繼踵而至帠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
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
延不振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
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
擊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

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非但裴度之比可使強敵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夫貕豕之牙為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乞敕部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簡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臣輒有

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揚武威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靈既昭敵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

昧謹陳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駕三代而撫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為之時也而閫外之臣乃不能奮揚威武迅掃強梁以嚴中外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為其先驅畏敵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

也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廷臣詳議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恭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民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殆見拯民于水火之中傳祚于磐石之固則我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商之高宗周之

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舉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

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敵敵
未膽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
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于套
秋守于邊如是三年敵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爲
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
移撫鎮以致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
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設邊衛及烟
瘴充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于

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為閒田以養地方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黄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敵騎難以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既竣乃于講武之時為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

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為經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時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先將近患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檄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擄之民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預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五宿槀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强兵攢槽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禦邊者敵弱不勝因

仍怠怯敵強莫禦茍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礮火擊烈電掣雷轟敵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察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

以收斬獲之攻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墩隍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寛而内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强也來

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繫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習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逺為自守曽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先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叅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所以有敗而無勝也夫十室之邑不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于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才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為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别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以至總小旗夜不收

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為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為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沈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

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為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畏怯逼遛玩惕失事者黜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為將者亦將爭自洗濯𢢽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五曰任賢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興師于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繼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

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懷萬邦也臣實庸愚不知戰陣誤蒙聖明委任以蚊負山恐辱寵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門戶征之則速而利在于上不征則遲而禍及于遠深根固本之圖不可不豫為之所也伏乞特敕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人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為畀鄙亦使備後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

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于邊將練兵厲罷牧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隣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如此則集衆美立成罷而敵不足滅矣六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蕭何給饋餉漢高帝所以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饗士而強敵大破逺遁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

人馬六萬匹山東槍手二千名及將領等官廪給諸費共約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死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多積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法以威之兵有鬭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敵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類約需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

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陜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其發帑銀四十萬兩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陜西寧夏三巡撫處豫為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為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别項移借仍令預備輕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七

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我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隳紈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

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敬故聞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首級而羣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于傷殘且縱敵不退而投間抵隙反為敵所擠者往往皆是也請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定為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至于死必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雖赴湯蹈

火莫敢違法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况玩愒之餘衆心涣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温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詳著條款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八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敵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

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于火氣葢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常造盞口礮毒火飛礮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敵頼焉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強敵故來降人口云敵人甚畏此器言每年嚮子不似今年嚮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礮

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根生鐵炸礮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黄三萬斤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摧折強敵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礮硝黄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留以别用各有所長

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槍等器原為私藏者例也而盔口礮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于山陝等處置造以為復套之資益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為

念者曾銑所奏具見狀猷爾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著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

復河套議 嘉靖二十五年

翁萬達

臣惟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征漠北殘其部落舍黄

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已至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也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蟠據其中游牧生養譬之為家者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遠邇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而可集也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彼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

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䓊角時動壁壘相持乍合乍離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餽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于馳擊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黄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欲整六萬衆為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于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于守春蒐夏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而

守夫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者也即彼弱矣然坐以待之懼其擾擊我也及彼強矣又懼其報復我也其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乎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也議者見近時出征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遂以套為易復然出征因其近塞可以乘其不備勝則速歸否則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為利套則其四時駐

牧地彼肯晏然而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以守時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寘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而出乎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者乎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預焉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尤不可不深慮也若使彼有間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敵以事非

常臣愚所不解也　議奏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四